

早春记事

□彭潇菀

四川的乡村是极美的，早春的暖阳，融融地照在身上，我泡上一杯红茶，坐在院子里，身边走过神气的大公鸡，摇摇摆摆的肥鸭，还有匆忙的爱心小花狗，它生来身体右侧就有块爱心状的胎记。耳朵里也是热闹极了，两只小狗崽奶呼呼的叫声，那只总爱钻灶洞的白猫软媚的讨食声，还有小花爪子在水泥地上划过的沙沙声，奶奶的唠嗑声，爷爷放的电视声，远处还有鸟鸣声和偶尔的汽笛声响起。

找了个塑料袋，摘菜去！踩着窄窄的田埂，找棉花草，说是艾草大家更容易知道是什么，但我觉得棉花草听起来更有意思。那草摸着软绵绵的，摘的时候还有白色的丝絮，叫棉花草无疑更为贴切。村里宝贝不少，除了棉花草还有荠菜，不过都开了花，老了，不能吃了，心里可惜得很。

走着走着发现路下那处壁上的棉花草多，便小心翼翼地蹲下，伸腿，缓慢下移重心，到达了那处平地。嚯！这儿竟然还有野生的折耳根！折耳根这东西很奇妙，喜欢它的人多，讨厌它的也多，我

不见得多喜欢，但是自己挖的定是要认真真吃的，不为别的，通过自己劳动得来的食物会更香。

回屋歇了一会儿，看着两只燕子唧唧我我，合作筑巢，觉得新奇极了。不要说我大惊小怪的，自小在城里生活的孩子哪见过这般可爱的景象？忽的想着能看落日了，整个人腾地从沙发上弹起来，匆匆跑向屋后的小山坡，刚好，太阳正红，霞光正浓，山坡下的龙虾池映着夕阳，晚风阵阵，波光粼粼，煞是好看。三五成群的鸟儿从远处飞过，炊烟袅袅，农家生活的惬意在此时展现到了极致！

四川多变的天气给生活添了几分神秘，第二天起来又是一个阴雨天。阴雨天也是极有意趣的，水塘上的点点绿纹，配上四周枯黄的杂草，田埂裸露出来的红泥，配上嫩汪汪水绿绿的菜芽子，好看极了。要是遇见一户养了鸭儿的、种了花树的人家，那就更好了。鸭儿在塘边悠闲地泡着，偶尔游动一番，荡出一圈圈波浪，旁侧便是白色的樱花，早早开了，没有什么叶子的，纯粹的白点缀在一片艳丽带着灰的色彩中。天是灰蒙蒙的，

柿乡秋红

□倪宏伟

秋天，广西恭城县红岩村一片秋红。鲜艳的柿子挂满枝头，像红红火火的灯笼，映照这个美丽的瑶家村落。

柿入画中景，人在画中行，秋天的红岩村像一幅诗意的油彩。走进“月柿之乡”，仿佛置身于丰收的世界，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气息。村道两旁栽满了柿子树，一棵挨着一棵，把沉沉的枝头伸向过往的人们。柿子压弯了秋天的期待，沉甸甸的，如村庄掩饰不住的喜悦。

柿树是恭城千年的根脉，400多年柿树栽培、柿子加工的历史，让柿树成为恭城古老的象征，成为果业发展的引擎。恭城的柿子“月柿”和“甜脆柿”闻名遐迩，又甜又脆，果汁充盈。在雕

刻着“红岩村”字体的巨石两旁，村民们竖起一面“竹竿墙”，上面悬挂着密密匝匝的红柿，据说有成千上万颗，谓之“柿柿如意墙”，寓意丰年吉祥，生活红火如意。

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，家家户户院坝、空地和屋顶摆满了装柿子的竹匾，竹竿把竹匾一层一层隔开叠加，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被柿子占据，场面尤为壮观。柿树掩映的民居也颇具格调，有的是亭台楼阁小庭院，有的保持瑶乡的“杆栏”风格，望过去一排排整齐布列，错落有致。大部分人家把一楼改成了特色农家小院，精巧又兼具地域风情。在这里，可以与淳朴的村民一起攀

父亲卖烘笼

□刘英

童年时的冬天，我记得父亲都会编一些烘笼，拿到集市去卖以贴补家用。八岁那年冬天，和父亲编烘笼卖的那段经历，我记得尤为清楚。

那年冬天特别的寒冷。快到年底了，父亲每天早早起床，到屋后去砍竹子。然后，用弯刀劈开竹子，再均匀地劈成细条。

为了让竹子在编烘笼时，更加有韧性不会折断，父亲会点燃一点松针，把竹条放在火上烤一会儿。一切准备好，父亲开始编烘笼。父亲的双手非常灵活，竹条在他的手里可听话了，它们跟着父亲的双手在寒冷的空气里翻飞。

编好一个烘笼，需要许多工序。所以，等父亲编好那些烘笼后，他的手上便落满疤痕，那都是让锋利的竹条划伤的。

而父亲完全顾不了这些，为了把烘笼卖个好价钱，凌晨四点他便起床挑着编好的烘笼出门，准备去二十里外的集市卖。那天早上，我嚷着跟父亲一起去赶集。因为，邻居的小伙伴说集上有家豆腐脑可好吃了。

父亲出门时，看我已经穿好衣服，还拿着用来照明的点燃的麦秆，便默许了让我一起去。一路上，我不是被突然蹿

出的狗吓着，就是被坑坑洼洼的山路给绊倒。走了近三个小时，终于到了集市。

在路边，父亲整齐地摆好那十只烘笼。然后，我和父亲站在寒风中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经过的人，希望他们能买走一个。

到下午两点的时候，还剩一个烘笼没有卖掉。父亲见我及冷又饿，浑身发抖，还一直在打喷嚏，就拿着剩下的那个烘笼，带我走进了一家卖豆腐脑的馆子。父亲很爽快地点了一碗豆腐脑，让我赶紧趁热吃。他则坐在门口，摆出那只烘笼，希望能卖掉。

那天，我和父亲从凌晨四点出门，到下午两点，啥都没有吃。我知道，父亲跟我一样饿。于是，我把那碗豆腐脑端到父亲面前，说豆腐脑太多了吃不完，拿来一个空碗分给了父亲一半。吃完半碗豆腐脑后，我用勺子把碗仔仔细细刮了至少五次，最后，还把勺子认认真真的舔了又舔。

父亲拿出卖烘笼的那十块钱，小心翼翼递给老板。可是，老板看了看那钱，抬头看着父亲，问父亲能不能换一张。父亲说，今天卖了九个烘笼，一共才卖了九块钱。买走第九个烘笼的那个人，给了父亲十块钱，父亲将身上所有的钱摸

远处的几只飞鸟极快地掠过天空，这时又颇有些苍凉的感觉了。

因着下雨，便打了把伞，在老屋的附近转悠。老屋的前面是一片鱼塘，清早傍晚的时候有成群的鸭子在里面捕食鱼虾，岸边有几株甘蔗，现在倒也正是吃的时候。讨了把小砍刀砍一株下来，皮又厚又硬，但不妨碍里面的甘蔗芯松软多汁。

再往西边走，跨过小石桥，是一片枯草地。草长得还挺繁茂，枯萎了便倒在一处，堆积起来，厚厚的一层，一脚踏进去，半个小腿肚都不见了。下着雨，此处便不太美好了，还是等天晴再过来踩一踩这天然的地毯，现下先沿着“地毯”的边缘处走走罢。走了一会儿便遇见几棵银杏，初春时节，几乎是光秃秃的，只有仔细观察后，才能看见那极小的绿芽一簇一簇的，叶片大多是卷起来的，像个小球，偶尔有那么一两片稍稍舒展一些，小小的，嫩嫩的，上面挂着些晶莹剔透的雨水，可爱极了。

等不到在阳光踩“地毯”的机会了，繁忙的都市生活在召唤着我们，于是只好把遗憾封进心里，等来年，再尽欢。

上柿树采摘柿子，也可以在柿农的指导下学习刨柿，在机器飞速地转动中，刨起一串串彩带似的柿子皮。

风雨廊桥承载了红岩村太多记忆。这座典型的瑶族村寨建筑，又称之为“凉桥”或“风水桥”，系石拱桥上加盖桥廊、桥亭而成。当地村民在桥头摆摊设点，新鲜的柿子、晒干的柿饼琳琅满目，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。坐在廊桥上，依偎柿乡红橙橙的色彩，看竹筏在河面缓缓游弋，惬意的日子从身旁流过。

攀上摘星楼，临高远眺，美丽的柿乡尽收眼底。这是红岩村最高点，金色的柿海蜿蜒在村落平畴。一颗颗悬挂在树枝上的柿子，在秋天的光影里熠熠生辉。

出来凑齐九块钱找给对方。父亲再三强调，说身上只有这十块钱了。还说，走了几十里路，编了好多天的烘笼，才卖了九块钱。

那老板见父亲老实巴交的样子，再看看馆子门口父亲摆好的那个烘笼。他转身进了厨房，把父亲给他的那十块钱撕烂，扔进灶里烧了。

我听到老板自言自语说，这用假钱的，真没良心。老板开始在他收钱的木盒子里数钱，然后递给父亲九块八毛钱，还买走了门口的那个烘笼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本想告诉父亲我所看到的一切。可是，我知道，按照父亲的性格，他会把那钱全部还给老板。那样的话，开学我的学费就没了着落。于是，我没有给父亲谈起这事。

只是，后来每次去赶集，我都会去那个店里吃一碗豆腐脑。最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个老板的孙女，多年后竟然成了我的学生。而对于她，我给予了最大的关爱，尤其是在她英语学习上帮助很多，而她最后也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。

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她问我为何对她这么好。我笑着对她说，那是因为一段温暖的往事。

做一个可爱的人

□胡美云

与好友闲聊，因为一个小问题与她一来一去一板一眼地辩论了许久，最后还是年长几岁的好友先投了降，停止了争辩，然后加了句：“你呀，真不是个可爱的人。”语气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无奈。

我随手拿起了书桌上的字典翻起来，字典里可爱一词的释意是：令人喜爱的。这样中规中矩的解释倒是和方方正正的字典极为搭配。倘若有人将它拥于怀中，轻呼着“多可爱的字典啊！”怕是会使观者喷饭。

细想起来，从稍懂人事至已然青丝染霜的中年，我也曾无数次立志要做个可爱的人。但终究事与愿违，纵然百般努力却一直未偿所愿。

幼时在家，因为我这长姐的身份，很自然地为母亲分担起照顾三个弟妹的重任，凡事皆想着怎样做得更利索，做得更稳重懂事。试想，在需要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弟妹妹们面前，我能可爱得起来？在忙得脚不沾地恨不能把月亮扯下来把太阳二十四小时挂在天上、不停做事的父母面前，我能可爱得起来？那无数个繁忙而贫瘠的日子，它需要的不是一个娇憨可爱的我，而是一个做事利索、勤劳懂事默默无声努力做事的我。

于是，一路忙碌着，一路懂事着，一路渴望着，匆匆长大。

在我长成十几岁情窦初开的少女时，不知身上哪里冒出来的自己都来不及发现的优点，竟被邻家年长两岁的少年发现了，动了他的心，得了他的欢喜。在一起陪伴成长的那几年里，借着他的那些喜欢，也依着自己心底的喜欢，在他面前倒是有了些孩子气的娇憨，多了些可爱。只是后来，因为双方各自外出求学、工作，天各一方，我那刚刚泛起还没成形的些微可爱之态也随之而去，被尘封于记忆深处、时光深处了。

如果说那些久远日子里的事证明不了什么，那就说些近的吧，就从我喜爱的文学来说。我喜欢写文字，也自认是个有些勤奋的人。每有文字见于报刊，会开心地发朋友圈，或者转到几个常年潜水的文学群里，偶尔得到朋友们点个赞和留言鼓励，心里自然又多了一些开心与小得意。但是我发出感谢他们的话语，却中规中矩得像个从久远年代穿越而来的老学究，完全与可爱二字沾不上边。

后来读到苏轼的“雪似故人人似雪，虽可爱，有人嫌”时，终于心有释然。行走在这世间的我们，无论担负着怎样的社会角色，心底渴望的最自在的样子，应该都是做回自己吧——有人可爱，有人严肃。有人温和，自然就会有人是风风火火的性子。

想起前些年教小学六年级时，有次课间与一群半大的孩子闲聊，用了“可爱”一词夸了其中的一个小女生，周边的孩子都一脸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。见我一脸莫名其妙，她们才给了一个自己觉得很时髦又搞笑的解释：“老师啊老师，您这是说她可怜没人爱吧。”

原来，可爱还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啊，怕是连字典先生也料不到。